

潮州人在赤坎埠 ——陳家如先生口述歷史*

吳子祺和徐冠勉訪問

吳子祺整理

一、從泰國到赤坎

我家鄉在汕頭蓮陽下蓮村。我 1931 在泰國出生，出世紙至今保留在泰國族人那裡。從祖父陳友新這代起已經在泰國曼谷幫家鄉人打工。上世紀 30 年代的時候，我的曾祖父去世。按照家鄉汕頭澄海的習俗，長子長孫都要回鄉奔喪，於是父親陳傳薪帶著我們回鄉，留在家鄉幹了兩年，其他叔侄留在泰國。

1941 年，父親前往廣州灣謀生。廣州灣是法國租界。¹ 父親的舅父李俊卿是我們鄉下附近的竹林村人，早在父親來之前 20 年就在廣州灣赤坎大通街² 做布匹和洋雜生意，所以父親初來廣州灣時在李俊卿的廣昌商號工作。兩年後生活穩定下來，父親便寫信回來，要我們前往廣州灣生活，並從廣州灣到香港來接我們。後來又從家裡帶了幾個人來廣州灣當夥計。

先要說明我為何會在香港。日本人打來汕頭的時候³，我的妹妹麗如和倩如留在鄉下。麗如後來嫁給胡靜瀾⁶ 的兒子胡潮生，及後生了胡賢光。因為當胡靜瀾曾在汕頭做生意，兒子在汕頭出生，所以叫「潮生」，他是閩浙會館的理事。他後來在赤坎做生意，和我父親相識，大家又經常在「潮園」俱樂部（詳見下文）玩。母親陳李氏去世後，我坐木船走難到香港，住在皇后大道中的一所房子。母親沒到過廣州灣，父親拿著母親的照片到廣州灣中興街讓沈定庵母親⁴ 畫了她畫像，畫像現在保存在民俗館⁵。

我們是搭乘許愛周的大寶石輪船⁷ 從香港來到西營⁸，看見海邊有很多西式樓房。坐駁船上岸後，有苦力幫我們挑行李，在漢口路⁹ 做生意的鄉里到碼頭來接我們，然後在長橋碼頭乘坐中巴用上一個鐘頭到赤坎。

二、「做海人」建潮州會館

《遂溪縣誌》記載：「先有雙忠，後有赤坎。」¹⁰ 雙忠廟¹¹ 的傳說是這樣的：潮陽有個姓李的商人去南洋，途中遇上颱風，船沉了，他和一個夥計漂浮到海邊。這時有兩個木頭公仔漂過來，他把木頭公仔扔回海裡，但公仔又漂回來，連續扔了三次，他才意識到這是菩薩¹²，自己的生命得到保佑。於是他用石頭把木頭公仔圍起來，向木頭公仔發誓說在南洋做生意發達後就回來為公仔建廟。幾年後他果然回來建廟，花了很多錢從潮汕一船船把材料運來。

這證明赤坎是潮州人開埠的，後來逐漸有潮州人定居。全國只有香港、潮陽和赤坎有雙忠廟。赤坎雙忠廟由另一班潮州人管理，潮陽人多一些，他們有自己的廟產，不屬於潮州會館，財政上沒有聯繫。文化大革命前一年，雙忠廟被拆去，一塊石碑現在保存在博物館，前面寫著「雙忠廟」，後面寫著「保障全潮」。

雙忠廟建了大概 20 年後，人們才建造潮州會館。¹³ 潮州會館建築比潮州城的祖廟還大，規模僅次於廣州陳家祠。會館內的泥塑、雕塑、瓷藝都很精美，舉個例子，會館裡的菊花片不是泥塑，而是用瓷片一片片剪成，你說要用多少陶瓷？

以前潮州「做海人」和船家駕駛木頭船航海，想找個地方停泊休息，就在赤坎捐錢買地，成立潮州會館。其他人想要潮州會館的地來建屋，潮州會館就規定若干年後須連屋帶地歸還給會館，潮州會館五百多間房產就是這樣來的，不過那些房子品質都不好。¹⁴ 我們來廣州灣的時候潮州會館沒有空閒的田地了¹⁵，已經通通建成房子，會館的主要收入是靠出租房產。潮州會館的房子主要在其附近的福建街、中興街、新生街和力行街這幾條街，在廣州灣商會會館¹⁶ 附近有一些。有一次理事會決

定一拼賣掉了這些房子中的 11 間，所以從民主大道¹⁷ 往下就沒有了潮洲會館的產業。甚至在電白、水東都有潮州會館的產業，有幾間屋。我是怎麼知道的？1952 年會館將財產交給學校接收，有位老師去電白、水東收租，聽他們說我才知道的。總之潮州會館附近住著很多潮州人，甚至整條街講潮州話。小時候我白天不怎麼出街，就到會館和花工和老鄉玩。潮州會館收潮州人的租金比外人低很多¹⁸，如外人要付 100 塊，潮州人只要付 30 塊，所以潮州人基本都是租會館的房子，每間屋都有一塊石碑，按千字文排列。¹⁹ 潮州會館房屋大部分是租給外人的，租戶的小孩可以到韓江小學（見下文）讀書。

赤坎的潮州人做生意，可以說是通過潮州人的網絡。比如蒲包生意，赤坎的潮州商人在鄉收購後，轉運賣給東南亞的潮州商人。²⁰ 以前都是用木頭船從汕頭運來的。赤坎潮州人不經營輪船，我記得廣昌、廣安、廣發做進出口貿易比較多。會館的產業起初是船業捐來的，後來沒有船來了，就靠商號捐款。

我們說潮州人是「做海人」。「做海人」都信天后，我們叫她為「阿婆」。據我所知，那時湛江最大的菩薩就在潮州會館，正廳「天后聖母」坐姿神像從腳底到頭頂足足有兩米高。兩米高不奇怪，這是一整棵樟樹雕成的，在福建做好後用木船運來。這個天后聖母很「旺」的，附近也有一個天后廟²¹，但那裡地方小菩薩也小，就連本地人都很少去，每逢農曆三月廿二聖母誕，人們通通來潮州會館拜祭。潮州人捨得花錢，每兩年為神像上一次金衣，把神像原來的金紙通通刮掉，重新貼上一張張金箔，刮下的金碎就給廟祝。50 年代「破除迷信」的時候，神像被扛去潮州塘²² 旁邊燒。街坊群眾聽聞要燒神像，就去旁邊拜。政府人員用柴火陪著燒，足足燒了三日三夜。

赤坎五大會館²³ 都是坐南朝北，規模最大的是潮州會館。潮州會館有兩進，有圍牆，平時不開門。守門的是一個戴頭巾的「摩羅叉」²⁴，正宗印度人。奇怪的是他會講潮州話，我們小孩子想進去會館玩，就跟他說潮州話：「阿伯，開門」。會館內有三口塘，一個是龜塘，養著二三十只烏龜；

一個是供機器從水井抽水到榕樹下的觀音像，水從觀音抱著白瓶流下，積成水溝；還有一個金魚池在花園。觀音誕時會館會打開鐵門讓人來拜觀音，他們都拿瓶子來接觀音水。

會館後面有一片竹林，後來被砍去一部分，開闢成一個廣場，讓潮州人打太極和練書法。1940 年代，在會館旁邊建起西式一層高的「潮園」俱樂部，建築一半架空在龜塘上，一半建在地面，有兩三百平方米，地面鋪花階磚，牆上貼瓷磚。每到晚上大家聚在這裡玩耍，可以打檯球、打麻將，但抽鴉片的人不能進來。會館設有圖書館，通過胡靜瀾的聯合書店從上海買來「萬有書庫」和「四庫全書」，放在酸枝木櫃裡，讓大家閱讀。

潮州會館廟祝叫陳子成，比我父親年紀大，住在中興街。還有三個吳川花工，他們是三兄弟。花工平時養花擺花，年尾十二月在潮州會館天井臺階擺菊花展覽。解放後他們去了寸金公園，後來寸金公園的菊花比不上當時潮州會館的好看。

三、振興和記與雷公牌

我的父親大概 1942 年在赤坎中興街開設振興和記，租用潮洲會館的鋪屋，我們也是租住在會館的房子裡。振興和記主要賣山貨、菜種和洋雜，一直做到解放後。鋪面面積大概七八十平方，前面是商鋪，後面是倉庫，上面住人。四五個夥計都是自家兄弟親戚，他們負責鋪面銷售，有時拿種子到潮州會館前的水泥灰空地翻曬，曬完直接掃起來就行。

我們經營的雷公牌菜種最出名，為什麼呢？一是因為我們想法忠忠直直，只挑好菜種的來賣；二是之前赤坎賣的菜種不多，別人要賣也不熟行。直到現在我有一次去外面，還有個黃略賣菜佬認得我說：「哎呀，雷公仔！」

赤坎人都認得雷公牌，為什麼叫「雷公」？這原是汕頭一家錫箔廠的名字，我父親又利用本地雷州人的迷信²⁵，用雷公做圖案可以讓人感覺我們沒有作假。標誌中的雷公有著鷹嘴鼻和雞嘴，一邊手拿斧，一邊手拿鑿，腳踏蘿蔔，意思就是：「因為靚，鑿不破。」²⁶ 以前梅菜²⁷ 種的蘿蔔塊頭小，就像紅蘿蔔那麼大，而潮汕種的有三四斤重，所以

我們的種子銷路很好，雷州半島墟鎮都有人來我們這邊拿貨，廣西東興也有，甚至遠銷越南。顧客一般都是上門買貨，熟悉以後可以訂貨，由我們寄過去。種子一般是一籮籮擺賣，小的用玻璃瓶裝載。批發的數量多是一兩百斤，而零售就是一斤、兩斤。海康²⁸、徐聞的人在墟日賣雷公牌菜種，都用印著我們招牌的紙袋鋪在地面打廣告。

我們賣的菜種有三四十種，單單是蘿蔔就有十幾種，有早種、晚種、坡種等。菜種都是祖父在汕頭附近的家鄉蓮陽鎮開一家店叫「怡和」，向農民收購種子。父親每年有三個月不在赤坎，清明節到五月節²⁹後，他要回鄉下收種子，在清明節給錢給農民去訂貨，五月節就收回來。用麻包裝好塞進竹籮裡，一個籮有七八十斤重，然後從汕頭用木頭船運到香港，再經父親的香港朋友裝上火船³⁰轉運到西營。一般是通過許愛周的永華公司³¹的船。船到後，我們派人到霞山碼頭提貨，再由運輸公司的汽車運到店鋪。

賣種子只是半年的生意，所以我們還賣潮州土雜——「迷信紙」³²。「迷信紙」大部分賣到南洋，少數賣到廣州灣。潮州做的錫箔要一錘一錘地敲出來，而且中間有紅印，我們叫「壽金」，別的地方沒有。洋雜業務只有報紙一種，就是從香港輸入舊報紙，這邊用來做成包裝紙袋。父親有香港的朋友做新聞紙，就是用來印刷的白報紙，德國原產，這邊的人也叫「德國紙」。他運回來赤坎賣，汽車一次拉來就一兩百卷，我們都沒地方放，全部堆在潮州會館走廊。所以說，父親出去做生意是靠香港那班同鄉支持和幫助。父親還租過會館圍海造出來的潮州塘養魚，潮州塘周圍有一列小鋪，會館租出去給人做生意。

我們定期匯錢回汕頭家裡，華僑叫僑匯做「僑批」³³。赤坎沒有專門的僑批館，潮州人辦理僑批業務，信任誰就讓誰幫忙寄錢回去，一般用港幣，到汕頭再轉回國幣。我們要向法國人交稅，一個是門牌地稅，做生意的還要交營業稅。數額不多，但要求準時，在每個季度的頭十日交。要交稅的時候，他們派人在星期日敲鑼通知各人明天星期一去赤坎市政廳³⁴交稅。

四、商號輪值理事會

潮州會館有來自潮陽和澄海各地的人，但澄海人更多一些，裡面沒有再區分，在赤坎沒有分「幫」³⁵，大家在一起，講話都一樣的。大埔那邊的人講梅縣話的，就不加入會館³⁶，只有很少人加入。

赤坎潮州商人要向會館交會費，只是象徵性的。我們不用向會館交錢，會館反而過年過節送錢來。會館很有錢的，每當大家高興，或者戲班順路，就從香港請人來潮州會館演潮劇。每年春節、清明、三月十二聖母神誕和中秋節皆會開大餐聚會，女人和小孩不能去，會館分生豬肉、生羊肉和金豬，分成一份份送去每家每戶。

廣州灣商會和潮州會館的人是相互認識的，大家都是生意人，潮州人陳斯靜³⁷做過第二、第三、第五屆會長。陳斯靜家族在大通街開泰發商號，陳斯靜兒子陳介中和我父親同年紀，他做過廣州灣商會委員³⁸。陳斯靜在香港治病時父親曾去過探望，他的女兒住在我們家對面。廣州灣商會下再分一個個行業³⁹，會員要遵守要求和交會費，我父親在紙業公會。

潮州會館理事會有 12 個理事和一個理事長，由選舉產生，一屆做四年，每年開會員大會。開商號的人會被選為理事，每五年選舉理事長，正月十五大家聚在潮州會館開大會。⁴⁰ 1946 年父親是理事長⁴¹，時年 42 歲，我瞭解會館也是因為看到父親的資料。

理事會負責處理會館事情，包括房屋維修和收租。會館內有四個廳，如果理事在俱樂部開會覺得嘈雜，就到廳內閉門開會。潮州會館的理事不領工資，李源豪、陳國祥、陳渭川⁴²是同時期的理事，潮州會館領工資的有三個人：辦公室兩個專職工作人員，我記得一個姓蔡，另一個姓余。其中一個專門管財務，另一個是管後勤、收租、辦事跑腿的。還有一個叫金少石的文書，他是上海人，文化水準比較高，我們都叫他金先生，做了大概四五年。

振興和記不算大的商號，較大的有廣昌、廣發等，這些商號在潮州或汕頭沒分號。⁴³ 李源豪是廣昌的，這是「化名」，他叔叔李俊卿才是背後真正的老闆。李俊卿當過理事長，是我父親的舅舅，

他們在潮州會館斜對面開了廣昌醬油廠，每天在潮州會館前的廣場翻曬黃豆。赤坎本地人開的廣香醬油本來生意很好，但有一次旁邊的廣榮升炮竹廠爆炸⁴⁴，一條手臂飛到廣香落到醬油缸裡，直到幾個月後倒出醬油才發現。消息傳開以後，就很少人買他們的醬油了。陳國祥是我們的老鄉，經營土產雜貨，他當過國民黨時期的赤坎區長，1946年他是一般的理事，住在力行街。

五、辦學和善舉

潮州人很重視培養提高青年知識和文化水準。1944、45年間，潮州會館開辦韓江小學⁴⁵，大概在1946年開辦幼稚園，這在廣州灣是比較高級的。小學有二三十個老師，不少是從廣州或香港逃難來的老資歷有經驗的教師，所以辦學水準比較高。還專門從北京請來三個老師教普通話，是湛江最早教授普通話，當時其他學校都用湛江話教書。這三個老師是成萬里、妻子蘇少蘭和他的哥哥成恩榮，後來分別到了四中、坡頭中學和一中教書。幼稚園從香港請了兩個女老師，1945年我父親從香港買來一部鋼琴送給小學，這是湛江第一部鋼琴。40年代的時候，韓江小學有十多個班，差不多每個年級有兩個班，一個班三十多人。韓江小學由校董會管理，校董會成員基本是潮州會館理事會的人，可以說是理事會的下屬，辦學經費也主要是潮州會館提供。

1945年在俱樂部辦夜班，請遂溪最後一個貢生馮凌雲⁴⁶來教古文詩詞、書法和珠算。馮凌雲一周來四天，他的私塾式教學很嚴格，一直教到解放後。他用白話講課，來讀書的都是二十幾歲叔叔輩的人。我日間在韓江小學上課，晚上來聽聽。

樂善堂⁴⁷是專門施救的，救濟流浪漢，給孤寡老人收屍，用棺材安葬。由四個會館和廣州灣商會共同出錢，共同主持，雷陽會館不參加，它很小。樂善堂管理的人姓李，是潮汕人，有工人住在樓上打理事務。

抗日戰爭中，會館有捐錢給政府，捐到廣西那邊。潮州要是風災、水災，我們也會捐錢，由會館收集寄過去⁴⁸，這些資訊都是老百姓傳來的。潮州有八邑會館，但與我們沒有關係，就算是徐聞的

潮州會館⁴⁹，也與我們沒什麼聯繫。抗戰時候很多人逃難來廣州灣，潮州會館安置了很多潮州人⁵⁰，香港逃來的人還組織了一支「潮青」籃球隊，拿過廣州灣比賽的冠軍。

潮州會館最高峰時時有五百多間房子，到1952年被學校接收時只有二百多間。為什麼？一個原因是辦韓江小學要用錢⁵¹；一個原因是抗日戰爭後東南亞排華⁵²，越南的潮州籍華僑聽說這裡有潮州會館，他們就經廣西逃難過來。我們接待他們包吃包住，後來想辦法讓大寶石船整船把人運走，最多時一趟送了兩百多人到汕頭，走時還送大紅包。這是我們老鄉的義務，所以會館窮了。

潮州會館在麻章車站後面的嶺頭有二十多畝墳地，當時規劃很好，四四方方一格劃好同樣大小，用紅磚作區間界線。要哪一塊都任你選，只要是潮州人就可以。但不能改變方向和移動位置，墳墓全部面向赤坎大海，因為潮州人全部是從海上來的。70年代政府清理墓地，通知家屬認領遷墳。我一個叔伯兄弟去了認領，因為我有一個叔叔葬在那裡，但有很多屍骨卻無人認領。

六、潮州會館的沒落

日本投降後，很多同鄉走了，尤其是戰時從香港和廣州來的那一批⁵³，在香港沒有生意的就留下來。但很多幾代人都在赤坎的，只知家鄉事而不懂潮州話。解放後走得就少一些，因為大家都固定在這裡了。⁵⁴

1950、1951年，潮州會館收支交給小學管理，因為解放後做生意的人很多都丟棄商鋪回家了。1952年，理事會退出管理，將潮州會館和產業交給辦公室。政府正式接收潮州會館，房產沒收，學校由政府辦學。⁵⁵文化大革命開始，逐步逐步拆潮州會館。那時候「鎮反」、「破四舊」，「四清」等等運動，多麼美的雕刻都沒人敢收藏，別說什麼了，就連我父親的種子店的雷公牌「招牌紙」都不敢留一張，現在想找一張都找不到了。

拆會館正廳的時候我偷偷撿幾塊木材拿到倉庫來盛載東西，其中一塊包金的「潮州會館」大牌匾，後來給白蟻蛀掉了。十一中調來的時候潮州會館基本拆完了，還有兩個廳和旁邊一座平房，正廳

的瓦頂已經被拆得只剩牆面。最後還是拆了，阮應祺拉了兩塊碑刻放在博物館，有些木構件現在廣州灣歷史民俗館。

湛江市現在有潮人海外聯誼會的組織，徐聞那邊的聯誼會是我們分支分會。聚會主要是近年來做生意的人辦的，尤其是解放軍轉業下來的人，一般都是中秋節前後。今年（2016年）3月聯誼會和潮人商會在喜來登辦了一次很大的聚會，省裡和國外都有人來。

註釋

* 本文是陳家如先生口述。吳子祺和徐冠勉分別在 2015 年 2 月 9 日，2015 年 7 月和 2016 年 7 月 10 日作三次訪談。訪談地點在湛江市赤坎區福建街赤坎區圖書館 1 樓。本文由吳子祺整理。

¹ 廣州灣是法國近代在華唯一租借地。1898 年 4 月，法國向清政府提出租借廣州灣；1899 年 11 月，中法兩國簽訂《廣州灣租界條約》，租期 99 年。廣州灣租借地地域原屬雷州府遂溪縣和高州府吳川縣，由法國統治，隸屬於法屬印度支那。1945 年抗戰勝利後，廣州灣歸還中國，設立湛江市。

² 赤坎古商埠最早形成的街道之一，商鋪雲集，位於小坡上，東面有多座踏蹠式渡口。

³ 1939 年 6 月，日軍先後攻佔汕頭、潮州和澄海等地。

⁴ 指褚素君女士。抗戰時期畫家沈華山帶家人逃難到赤坎，開辦鏡湖書畫社謀生。1944 年 6 月 2 日盟軍飛機誤炸赤坎鬧市，沈華山一家五口喪生，僅兒子沈定庵倖存。參湛江市文化廣電新聞出版局，《廣州灣鉤沉》（廣州：嶺南美術出版社，2015），頁 91-92。

⁵ 廣州灣歷史民俗館，胡賢光開設的民間文物展覽館，2014 年開放，位於湛江市赤坎區和平路 58 號。

⁶ 胡靜瀾（1897-1966），浙江紹興人，14 歲進入上海商務印書館工作。1939 年，為躲避日軍入侵，胡靜瀾舉家遷往廣州灣。胡靜瀾先後在赤坎開設文風書店、聯合書局，推動廣州灣文教事業發展。抗戰勝利後，胡靜瀾被推舉為湛江

市圖書公會理事長。湛江市文化廣電新聞出版局，《廣州灣鉤沉》，頁 88-89。

⁷ 許愛周（1881-1966），湛江市坡頭區博立村人，廣州灣富商，經營船業、貿易、地產。1920 年代許愛周經營航運業，創辦順昌航運公司，先後購入貨船「寶石」號和客輪「大寶石」號等多艘船隻，是香港往廣州灣航線的主要經營者之一，大寶石號是該航線的主要客輪之一，上世紀 20 年代後期開始投入運營。1943 年，大寶石號被日軍徵用。參黃國威，《愛國鉅賈許愛周》（北京：中國文史出版社，2005），頁 9-22。

⁸ 即白雅特城（Fort Bayard），今湛江市霞山區城區，廣州灣時期為政治軍事中心，法當局 1912 年起在西營海邊建有棧橋式碼頭、突堤式碼頭和避風塘各一座。吳均，《湛江水運志》（內部資料，1989 年，頁 21。

⁹ 西營的商業街道之一，臨近海岸。

¹⁰ 康熙和道光《遂溪縣志》均無此記載。道光《遂溪縣志》，卷十，〈禮俗二十五〉，記載：「……奇贏者即麻章、赤坎貨物叢集處，行店多潮廣客為之，本處人業此甚少。」

¹¹ 原址位於赤坎區南華小公園，始建年份不詳，1950 年代被拆毀，湛江市博物館藏有嘉慶丁酉年雙忠廟石匾額一塊，背面鐫有「保障全潮」。關於雙忠廟的來歷，赤坎本地有「潮州李姓商人和其犬（或言兩位潮州商人）乘船到南洋經商，路上遇風雨流落赤坎而倖免於難，立誓日後歸來建廟」的傳說。另據《大廣州灣》記載：「赤坎方面，初為一僻靜小鎮，海邊街對望即大海，附近尚無屋宇。古老渡為渡船碼頭，但甚少船舶駛至。清乾隆末年（西曆 1722 年間）有福建商人方某載貨到此貿易，頗與土人相得，尋且陸續招致其同鄉到坎經營」。韋健，《大廣州灣》（廣州：東南出版社，1942），頁 6。至於潮陽的雙忠廟，則是崇奉唐安史之亂殉國的張巡和許遠兩位將領，是潮汕地區的一項廣泛信仰。

¹² 泛指神像。

¹³ 赤坎潮州會館舊址位於福建街湛江市初級實驗中學原校址內，1970 年代被陸續拆除，建築

已不存，會館始建年份不詳，現存碑刻為乾隆四十八年（1783）《題建正座碑記》和乾隆五十八年（1793）《題建正座碑記》。1945 年中國收回廣州灣，改名湛江市，赤坎潮州會館也隨之易名為「湛江潮州會館」，一些資料中曾使用「萬世瑞」之名。（湛江市檔案館，全宗號 001，目錄號 A12.11，案卷號 011，順序號 043）

¹⁴ 據時任潮州會館理事長陳渭川 1947 年 2 月在一起爭訟鋪屋產權的官司中所述：「隆初年旅坎潮屬同鄉為聯絡鄉情起見，捐資設立潮州會館，購置產業以為該館常年經費。乾隆三十七、八年間，與吳錫琮、鄭國利等先後買斷坐落原日牛車路，後易名為福建街吉地一段。至嘉慶初年將該地全段批與林俊利建造鋪屋。上蓋七間，嘉慶五年林俊利將自建七間鋪屋之上蓋立契出當與原告潮州會館。」湛江市檔案館，全宗號 001，目錄號 A12.43，案卷號 070，順序號 003。與陳家如講述相印證。

¹⁵ 此處回憶似不準確，1941 年 5 月潮州會館委員會常務會議討論收回振農園土地「查振農園承批本會館空地，現因積欠租項甚多，並前函請其將該地竹樹伐清。」湛江市檔案館，全宗號 001，目錄號 A12.11，案卷號 010，順序號 015。振農園經營花果秧苗和盆景等，原址在今赤坎迎賓館和南橋河畔之間。1953 年被接收改建為公營赤坎果苗場，面積 5.13 公頃，1980 年因城市建設被徵用。湛江市地方誌編纂委員會，《湛江市志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04），頁 527。

¹⁶ 1917 年廣州灣商會成立，原借廣州會館場所辦公。1925 年在赤坎海邊街建成會館大樓。

¹⁷ 即海邊街，今民主路。

¹⁸ 1942 年 6 月 7 日委員會常務會議，陳渭川提議：「為清理鄉人承批會館嘗屋，需改善沿數十年之習慣。建議租價改為，承批十年以內者按照時價七折算；十年以上二十年以下者六折；二十年以上者五折。」（湛江市檔案館，全宗號 001，目錄號 A12.11，案卷號 010，順序號 020。但後續會議沒有繼續討論該提案，

至 7 月 5 日常務會議決議：「凡本幫人承批本會館鋪屋而經手轉批與他人者，應即通知其於二星期內，將該鋪屋交由本會館收回。」湛江市檔案館，全宗號 001，目錄號 A12.11，案卷號 010，順序號 027。11 月 22 日決議通過蔡惠茂所擬的簡章：「本邦人士租用舊鋪屋者得依時價九折優待；新建鋪屋按底價出租；每年分兩季交租；承租人不得轉租。」湛江市檔案館，全宗號 001，目錄號 A12.11，案卷號 009，順序號 020。

¹⁹ 1942 年 6 月 7 日所制的潮州同鄉批租會館營業名單，計有字軌：宿、往、秋、收、冬、餘、律、調、雨、露、結、麗、崑、岡、珠、稱、珍、李、柰、菜、芥、薑、海、鹹、河、淡、羽、翔、官、皇、股共 34 間。湛江市檔案館，全宗號 001，目錄號 A12.11，案卷號 010，順序號 021。

²⁰ 1943 年原《香港工商日報》駐廣州灣記者韋健記述：「1899 年租與法國之後，始漸與外間貿易往來。其始亦只有福建及潮州商人利用帆船載運瓷器、漆器、茶葉等到坎推銷，換購土產，繼之則有上海貨船……俗稱『大眼雞船』，運銷蘇杭洋貨到灣，分售與附近各縣。內地商人以棉花、木油、煙草、青麻、土藥與本地土產如草苞（即蒲包）、花生油豆等售與上海商幫，至此來往貿易漸大」。（韋健，《廣州灣商業指南年鑒合輯》（廣州：東南出版社，1943），頁 9。

²¹ 在今赤坎區益民路，始建年份不詳，道光《遂溪縣誌》，卷四，〈壇廟五〉有記載。

²² 廣州灣時期赤坎城區西北角的一方水塘，上世紀 50 年代初被填平建屋。

²³ 分別是潮州會館、閩浙會館、高州會館、雷陽會館和廣州會館（又稱廣府會館），推算都建於清中期。丁日平，〈從遺存碑刻看赤坎古埠海上貿易地位〉，《赤坎文史》，第六輯，2016 年，頁 304-315。

²⁴ 粵語對印度人帶有歧視的俗稱，由於本文是訪問稿，故仍保留。

²⁵ 雷州半島有雷神雷祖信仰，東漢王充在《論衡·雷虛》中描繪雷神形象「圖畫之工，圖雷之狀，

- 累累如連鼓之形；又圖一人，若力士之容，謂之雷公。使之左手引連鼓，右手推椎，若擊之狀。」在雷州社會，雷神與雷祖陳文玉結合，形成獨特的「亦神亦祖」信仰。賀喜，《亦神亦祖：粵西南信仰構建的社會史》（北京：三聯出版社，2011），頁 96-150。
- ²⁶ 在潮州會館附近的潮州街、新街頭（今中興街）、手車街（今力行街）等潮州人聚居的地方，其商鋪住屋亦散落了不少各具特色的木雕、瓷雕、磚雕和石雕。其中振興和記「雷公牌菜種店」的雕塑招牌最有特色。雷公穿著色彩鮮豔，長得猴頭雞嘴，一手執斧，一手抓鑿，鳳爪背翅，樹葉掩腹，腳部綁帶，站在一個大蘿蔔上。圖案設計想像大膽，形象栩栩如生。湛江市文化廣電新聞出版局，《廣州灣鉤沉》，頁 41。
- ²⁷ 梅菪，今吳川市區，清中期後漸繁榮的港口城鎮。
- ²⁸ 海康縣，即今雷州市。
- ²⁹ 指端午節。
- ³⁰ 指燃煤為動力的蒸汽輪船。
- ³¹ 經營業務方便，許愛周曾與友人臨時組合一些船務公司，仍由許愛周主持，其中包括「太平輪船公司」。黃國威，《愛國鉅賈許愛周》，頁 22。永華號輪船，曾屬太平輪船公司。陳玉潛，《廣州灣及南路各地調查報告》，內部資料，1938 年，頁 2。
- ³² 指祭拜先人或做法事所用的紙錢。
- ³³ 僑批的「僑」是指華僑，「批」是閩粵方言對書信的稱呼。「僑批」實際上就是華僑華人通過民間管道，以及後來的金融郵政機構寄回國內的家書或簡單附言及匯款憑證，是一種「信款合一」的家書，出現在 19 世紀 30 年代至 20 世紀 70 年代。根據圖 1 振興和記廣告，似能說明其兼營相關業務。
- ³⁴ 廣州灣時期，赤坎是華商聚集的商業中心，法當局設市政廳管理市政，法國人任市長。
- ³⁵ 汕頭商會內，按籍貫分為「海天派」和「商運派」，分別來自澄海、潮安、饒平和潮陽、揭陽、普寧，兩派在商業利益和商會地位中有爭端。陳海忠，《近代商會與地方金融——以汕頭為中心的研究》（廣州：廣東人民出版社，2011），頁 121-123。
- ³⁶ 1946 年上任的湛江市首任市長郭壽華即大埔人，潮州會館曾有意推其為「旅湛潮州同鄉會委員」。湛江市檔案館，全宗號 001，目錄號 A12.11，案卷號 011，順序號 039。
- ³⁷ 陳斯靜（1878-1940），潮州人，隨父經營泰發號售賣百貨，廣州灣主要富商之一。陳斯靜是推進成立廣州灣商會的重要人物，陳斯靜先後任第一、第二、第四至六屆商會長，其後改委員主席制，陳斯靜任首兩屆及第四、第五屆，任內在香病逝世。韋健，《大廣州灣》，頁 77。
- ³⁸ 1942 年 7 月選舉廣州灣商會第六屆執監委員，選出主席 1 人，常務委員 4 人，執行委員 10 人，陳介中尉執行委員。韋健，《廣州灣商業指南年鑒合輯》，頁 77。
- ³⁹ 指廣州灣商會下設的各同業公會。
- ⁴⁰ 陳渭川 1947 年稱：「潮州會館理事人員均由各商號輪值，每六個月更換一次。」（湛江市檔案館，全宗號 001，目錄號 A12.43，案卷號 070，順序號 003。根據潮州會館的會議記錄，開設商號似乎是成為加入赤坎潮州會館，成為議事決策之「會友」的必備條件。
- ⁴¹ 1944 年 1 月 30 日，振興陳傳薪得七票，獲選為委員會委員，時任主席為永明商號的陳世典。湛江檔案館，全宗號 001，目錄號 A12.11，案卷號 010，順序號 001，新主席為陳泰安商號的陳學疇。湛江檔案館，全宗號 001，目錄號 A12.11，案卷號 009，順序號 001。1945 年 2 月，陳傳薪曾任委員會主席。湛江檔案館，全宗號 001，目錄號 A12.11，案卷號 010，順序號 007。湛江市博物館所藏的會議記錄，未記載陳傳薪在 1946 年擔任主席或理事長，但他是排名較前的委員。
- ⁴² 陳渭川的恒利商號在民主大道，經營土雜貨，曾出任潮州會館理事長，1942 年被選為廣州灣商會第六屆候補監察委員。
- ⁴³ 此處記憶疑有誤。曾任潮州會館委員會主席的柯伉龍的南大行，就在上海、香港、汕頭、廣

- 州、澳門、柳州、梅菪設有聯號，經營雜貨、土產等南北行業務。韋健，《大廣州灣》，頁 41。
- ⁴⁴ 廣榮升是廣州灣著名炮竹廠之一，「生棧」和「光天德」炮竹廠曾發生嚴重的火災，造成大量傷亡。駱國和，《湛江掌故》（北京：中國文聯出版社，2006），頁 121-122。
- ⁴⁵ 此次記憶疑有誤，有資料記載韓江小學「民國卅二年秋開辦」。郭壽華，《湛江市志》（台北：大亞洲出版社，1972），頁 208。亦有資料記載韓江小學在 1942 年秋開辦。湛江市赤坎區地方誌編纂委員會，《湛江市赤坎區志》（廣州：廣東人民出版社，2013），頁 593。
- ⁴⁶ 馮凌雲（1874-1954），麻章區長布村人，清光緒三十一年廩生，畢業於兩廣法政學堂。馮凌雲是廣州灣和雷州半島有名紳士，與上層華人交遊甚廣，曾擔任遂溪七小、晨光學校、河清中學校長。湛江市麻章區地方誌編纂委員會，《麻章區志》（廣州：廣東省人民出版社，2013），頁 729。
- ⁴⁷ 位於赤坎區中華路，今存兩通光緒年間碑刻，記載赤坎五大會館共同出資買地和放本錢在當舖收息，以維持樂善堂運作。陳家如回憶「雷州會館不參加」疑有誤，因為光緒二十一年《樂善堂碑記》落款有「雷陽會館」。
- ⁴⁸ 如 1944 年 9 月潮州遭受風災，赤坎潮州會館捐款「由澳轉省匯汕」。湛江檔案館，全宗號 001，目錄號 A12.11，案卷號 009，順序號 015。
- ⁴⁹ 徐聞曾有海安、縣城、曲界墟、邁陳墟四間潮州會館，今前兩處尚存建築，後兩處故址已難尋。曾青，《老徐聞掌故》（香港：南方人民出版社，2015），頁 161-162。2014 年 9 月徐聞縣城出土潮州會館「萬世永賴」碑，據吳子祺和徐冠勉考察，該碑乾隆十八年立，記載會館在乾隆八年設立（另有人識讀為乾隆二年）。
- ⁵⁰ 1943 年 1 月，潮州會館應遂灣聯合救僑會之請，捐送國幣 3000 元。向香港九龍潮僑歸鄉指導會捐送國幣壹萬元。並向在廣州灣的 90 名潮僑每人發國幣 20 元「度歲」。湛江市檔案館，全宗號 001，目錄號 A12.11，案卷號 009，順序號 022。5 月，潮州會館撥國幣三萬元，並向同鄉募捐，由時任主席陳體臣協同理事援助在廣州灣的避難同鄉。8 月，澄海、蘇南集德善堂向請求繼續捐助救災，但赤坎潮州會館以「在本灣現時情況下難於辦到」為由拒絕。湛江市檔案館，全宗號 001，目錄號 A12.11，案卷號 009，順序號 023。1943 年 2 月，日軍入侵雷州半島，並與聽命於維希政府的法屬印度支那當局簽訂「共同防禦廣州灣」的協定並派兵進駐，廣州灣形勢急轉直下。1944 年 6 月 13 日委員會會議決議，「經大眾贊成組織本邦救濟互助社以資聯絡救助」。湛江市檔案館，全宗號 001，目錄號 A12.11，案卷號 010，順序號 002。
- ⁵¹ 1945 年 11 月 19 日委員會議決：潮州會館上學期撥給韓江小學本邦子弟津貼學費十二萬兩千元，每年獎學金由學校董事會負責，如學校預算倘有不敷，則由會館酌量補助。湛江檔案館，全宗號 001，目錄號 A12.11，案卷號 009，順序號 017。
- ⁵² 湛江市檔案館所藏的潮州會館會議記錄未見相關內容，類似事例見 1943 年 5 月，潮州會館曾擬向旅灣同鄉撥路費酌送回鄉，派理事與難僑代表協商。湛江市檔案館，全宗號 001，目錄號 A12.11，案卷號 010，順序號 039。
- ⁵³ 如曾任委員會主席的柯伉龍、黃武傑等，他們都是抗戰時期逃難前來，勝利後離開。
- ⁵⁴ 陳傳薪在公私合營後，進入國營蔬菜公司下屬的種子公司工作，1975 年逝世。陳家先後就讀於培才小學、韓江小學、河清中學和湛江市第一中學。1952 年肄業教書，1953 年到廣州廣雅中學進修，然後回湛繼續在北月小學當老師。1972 年調湛江市第二中學，1979 年奉命在潮州會館舊址組建第十一中學並在此任教，1993 年退休，至今一直居住在潮州會館原址旁的住所。
- ⁵⁵ 建國後韓江小學先後改為第三聯合小學、雷師附小、三十一小，後來是十一中、初級實驗中學。21 世紀初初級實驗中學搬走，校址空置，2016 年政府改造其中一棟教學樓為赤坎區圖書館。



圖 1、1943 年《廣州灣商業指南年鑒合輯》上的振興和記廣告，第 78 頁。



圖 2、1948 年的潮州會館會員證書（湛江市檔案館，全宗號 001，目錄號 A12.68，案卷號 009，順序號 002）